

施公案

(六)

SHI GONG AN

· 中国古典公案馆藏善本 ·

清·佚名编撰

典藏精品

话说江都县有一秀才，姓胡，名登举，他的父母为人所杀，头颅不见，胡登举合家吓得胆裂魂飞，慌忙出门去禀县主，跑到县衙，正遇升堂，就进去喊冤，走至堂上，打了一躬，手举呈词，口称：父师在上，门生祸从天降，叩禀老父师，即赐严拿，说着，将呈词递上，书吏接过，铺在公案，施公静心细阅，上写：具呈生员胡登举，祖居江都县生父曾作弄翰林，告老家居，广行善事……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旋公案

清·佚名 编撰

(六)



第三七七回

观书消遣顿悟诗词 报病传医密询底蕴

话说施公将阜宁县申详的那件公文，据详推究。又将颜县令梦中所看的诗句反复推敲，终不能解。正在寻思之际，忽见施安来请吃饭。施公便站起身来去用晚饭，一会儿用毕，净面漱口，吃了两口茶，就在书房内一面散步，一面又推敲那首诗的语意。左思右想，还是悟解不出。当时就在书架上顺手抽了一本书，携至书案上，就灯下观看。见书签上写着本草六反第三函，原来是一本药书。施公坐定，就翻开来从第一章看起，上面皆是说的某药与某物相反，不能同用，某物又与某药相仇，服下立毙。施公看至第八页第三行，只见上面写着：荆芥不可与鲫鱼同食，如误食者，必然肚腹青紫，中毒而毙。施公看到此处，忽然触悟那诗句，第一句：“紫荆花下碧栏边”，因道：“这定是荆芥。”第二句：“正是江南春暮天。”想道：“此时却是荆花大开。”第三句：“有酒一樽鱼一尾”，又道：“难道他所食的鱼，是鲫鱼么？何以大家同吃的，旁人偏不中毒，偏他一人中毒呢？”末句那：“陶然醉卧便神仙。”想道：“这是他吃醉之后去睡觉了，这便神仙三字，一定含着死字。”施公解悟一会，颇有领会，便欣然写了一道飭知，飭令阜宁县即日带同杨怀仁原、被告人等来辕，候本部堂亲提详讯。将这飭知写毕，命施安发了出去。自然星夜前往，可不必交代。一宿无话。

次日，朱光祖、褚标、黄天霸便进来告辞，前往连环套打听消息，及飭拿双飞燕一案。施公答应，当又与褚标、朱光祖道了辛劳；吩咐黄天霸诸事小心。三人唯唯而退。且按下黄天霸等前往连环套不表。

再说阜宁县虽然将杨大富这一案申详上去，但不知施公是否准驳，不免心下悬悬。又于无事之时即去推敲那四句诗，终想解悟出来，就代他将冤判别清楚，便可使他回家守节。因此日盼施公那

里来文，或亲提面讯，或遵谕结案，就如此急上加急，已有了一个多月。施公的下行公事尚未见到。颜县令颇费踌躇。不期看管押所的家丁，这日禀报上来，说：“杨吴氏近日呕吐异常，不沾饮食，已是大病起来。”颜县令一闻此言，即刻传到官医，代杨吴氏诊治。官医奉命，哪敢怠慢。也就即刻到了押所，先代吴氏将两手脉细细按过，觉得吴氏六脉平和，并无大病。唯细按左关，脉起如珠，却是一派喜脉；不时呕吐，此乃胎气上冲所致。官医看毕，因暗地问明看管押所家丁，此是何案？那家丁即将原委告诉了一遍。那官医道：“烦你回明县太爷，就说在下已经代这犯妇看过，无须服药，细按该妇，六脉皆是和平；惟左关脉起如珠，却是一派喜脉。照此脉象看来，受孕不过一个多月。胎气上冲，以致不时呕吐，毫无妨碍的。”说罢，官医告别而去。那家丁听说此言，不敢隐瞒，即刻进了衙门，据情在颜县令前陈说一遍。颜县令不听此言犹可，一听此言，心下好生惊讶，登时神沮色变，叹道：“此事本县见理不明，还说杨吴氏是个节妇，哪里知道他已怀孕在身；据此说来，这杨怀仁告他谋害亲夫，是未必无因了！”说罢，长叹不已。那家丁在旁说道：“老爷不必因此一言，就委屈贤妇。且据医生所云，细按此脉，受孕不过一月有余。在小人愚见，揣度吴氏之夫，也不过死了一个多月，难保非受孕之日，即该夫回家之时。老爷明鉴，可再参酌一番，果以家人中之言为然，则该妇既有身孕，亦足为该妇可喜。况据那医生所说：‘左关脉起如珠。’家人之意左为男，右为女，说不定还是男喜。苟能如此，将来也可为死者留存一脉，且可坚该妇守节之心。若疑惑到不实不尽上去，在家人看来，未免冤屈该妇了。家人还有一个主见，可以立见分晓，但不知老爷意下如何？”颜县令道：“你有什么主意？不妨说出来，好待让我斟酌。”那家人道：“此事必须请太太将该妇之姑传进去一问，便知虚实了。”颜县令闻言，已明白此话，因道：“尔之主意甚好，我即进去与太太说明。尔便出去将该妇之姑传来，以便太太问个明白。”那家人答应出去。颜县令也就即刻回进上房，将这番话与太太说明。颜太太亦颇乐从。

到了次日早晨，吴氏之姑王氏已传进来，见了颜太太先磕了头，站在一旁。颜太太便命他坐下。王氏道：“民妇蒙太太呼唤，有

何吩咐？”颜太太道：“我唤你进来，没有别事。只因你媳妇在押大病，呕吐时作，不沾饮食。据看管家禀报上来，老爷即命医生去诊。据医生诊视，你媳妇脉象，说是并非有病，是喜脉，已有了一个多月的身孕。因此看管家人又据医生的话禀报老爷。我家老爷在先看你媳妇，并非谋害你儿子的人，今闻他已有身孕，老爷便疑惑起来，说你儿子久不在家，何以你的媳妇就有孕呢？照此看来，显系你媳妇是有外务，将你儿子害死了。现在老爷要照谋死亲夫例，治你媳妇的罪。我因此与我老爷争执，请老爷暂缓定罪，等我将你传进来问个明白，究竟你媳妇平时为人如何，是否端正贤孝？你与她为婆媳，自然是知道的。你必须从实说来，告知于我！”王氏听罢，忙即说道：“太太的明鉴。若论这个媳妇，平时那种孝顺，民妇是更不必说了。不知道何以冤祸临门，儿子才回来第二日，就中毒身死。所以民妇等也是半疑半信。若论医生说，我媳妇已有身孕这件事，这句话确有些凭据。不瞒太太说，我那媳妇的天癸，儿子回来前三日，才算干净的。依此看来，就是我儿子回来之日，这一夜我媳妇受孕的。还求太太在老爷面前将此话说明，求老爷开恩。但请老爷将儿子的冤枉判明，留着我媳妇不要治罪。一来随后让我媳妇回家，我老两个人有人侍奉，二来媳妇现在既已有了身孕，将来生男生女，生一个出来，儿子虽死，还有这一条根。如果是个男的，那不必说，自然抚养成人，靠他传宗接代；若是女的，也是我儿子的一点骨血。所以民妇总求老爷公断，俾儿、媳两无冤枉才好。”颜太太听了这番话，又夸赞王氏一番，又叹惜吴氏一回。因道：“我知道了，将你这话告诉老爷便了。”王氏又磕了个头谢过，又复说道：“民妇还有一事，要求太太开恩。媳妇现在押所，既这样呕吐不止，不思饮食，民妇却是放心不下。想求太太恩典，向老爷说知，准民妇到押所一看。”不知情意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七八回 探寡媳老妇哭监 奉来文贤令押解

却说颜太太听罢道：“你却是一番怜爱媳妇的好意，我可不能自主。是否能令你前去，须要问老爷。你在这里等一会儿，我叫人去与老爷说。”因即喊了一个仆妇，使她去颜县令那里告知。哪知颜县令早已藏在附近处所，听得清楚。仆妇走到颜县令面前，就将颜太太使她前来的话，说了一遍。颜县令也是允许。那仆妇来说明，王氏便千恩万谢，告退出去。这里颜县令与颜太太又议论一番。颜县令又道：“吴氏这身孕，据王氏所说，虽然的确无疑；惟恐案结之后，吴氏分娩之时，杨氏族中不免又有一番议论。必得想个法儿，此时代他预先留下地步，以杜将来人之多言才好。且待我慢慢想来，再作计议便了。”颜太太在旁也极称是。不表颜县令处处留心，矜孤恤寡。且说王氏出了县衙，先去会着杨士兴，将以上的话告诉一遍，杨士兴也无话说。王氏便往押所而来，到了门口，并无阻挡。原来颜县令已着人招呼过来。王氏一直进去，见了媳妇，便想起儿子，好不悲惨。又见媳妇那种情形，更加伤感不已。吴氏一见婆婆进来，止不住抱头痛哭，道：“娘呀！莫非是与你那不孝媳妇，梦中相见罢！你媳妇累得你儿子送了性命，我是百身莫赎。但是你老人家偌大年纪，将来依靠何人早晚侍奉？媳妇已是不孝，还累及我的亲娘到此看我，你媳妇更加有罪了。”自己说了一遍。王氏见他如此，本来有一肚皮话，要与媳妇谈谈，因此反而一句说不出来，只是相对而哭。

姑媳二人正在哭得难解难分，忽然走进一禁卒，向王氏喝道：“你这老太婆好不知进退！你虽然是奉了太爷之命，到此看你媳妇，可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，怎容得你两个人这样的哭起来？你进来时候儿也久了，还不给我快些儿出去么？”一叠连声赶王氏出去。王氏被禁卒这一阵大喝，更是有话不能说了。还是吴氏在旁，带着

哭向禁卒哀告道：“公差爷！且不必动怒，让我婆婆与奴家稍谈片刻，随当请我婆婆送些茶钱敬与公差爷笑纳便了。”那禁卒听了这番话，因故意说道：“不因为你婆媳两个这般苦恼，哪里容得你进来？既是如此相商，你们有什么话，可赶紧儿讲完了出去。”王氏连连答应道：“多谢公差爷，我说完了话使出去的。”那禁卒说着，也就走了出去。王氏才抢进一步，向吴氏耳畔低声问道：“为娘的昨日被县令太太喊进去告诉我，说是你近日呕吐时作，不思饮食。此间看管的人，报与县太爷知道。县太爷即命医生代你诊治。后来据医生说，你不是病，是恭喜了，才有一个多月。因此县太爷便疑惑起来，使县令太太将我喊进去问。为娘的已代你说明白了。我听见这句话，所以不放心，好容易求了太太，转求县太爷，才准我到此看你。我的儿，为娘的记得你那月事，不是我大富回来的前三日么？我儿你可实告诉了我，好使我放心。”吴氏听了这句话，不觉面红过耳，羞愧难胜，因道：“这总是你媳妇作的孽，你老人家还问他作什么呢？无论是与否，好在你媳妇打定主意，只等县太爷判明你儿子如何中毒身死，我便随你儿子去了。只不过可怜娘日后无人侍奉，亦说不得这句话了。何必生在世间，被人家耻笑，连父母翁姑都不能兼顾，问什么别的事呢？”王氏听了这番话，却是一悲一喜。喜的是儿子虽死，现在媳妇已有身孕，将来还可生个遗腹子孤儿，传宗接代；悲的是媳妇负屈含冤，口口声声皆是要死，因此又不免流了许多眼泪。因道：“我儿，你的心我已明白了，听说县太爷已详报出去。好在县太爷是个最清不过的青天，将来不致使你含冤负屈。就是为娘的，现在已深自懊悔，大不该听信人言。为今之计，我儿既有了身孕，更见我儿子死得苦。可怜为娘的，将来无人侍奉。能得托祖宗保佑，你日后生个遗腹子，一来为我家传宗接代，二来为娘的，也可有人侍奉。我的儿，你切切不可存那寻死的心。我儿子已死，这已是挽回不来的了；你若再死去，使为娘的尚有什么指望呢？劝你好好的保养，不要糟蹋了身子，等事结之后，就可回家，虽说不能如儿子在日一家团聚，到底也算骨肉重圆。我的儿，听为娘的话是不错的。我也不能与你多谈了，过两日再进来看你罢！”王氏说了这番话，吴氏也无他言，只说了一句：“娘呀！怎

怪得你老人家？这皆是你不孝的媳妇命苦，带累了杨氏一家。你老人家也可早些出去罢，免得那班人再罗嗦。”说着，又催了两次。王氏无奈，只得别了媳妇，含着两眼的泪，悻悻而去。吴氏见婆婆已去，自己又暗恨了一回，哭泣了一回，暂且按下。

再说颜县令这日接到施公来文，令他将杨怀仁控告侄孙媳谋害亲夫一案，即率原、被告，人证，尸属、尸亲，及犯妇母家人等，一并解往淮安，听候亲提讯问。当下颜县令即刻备了申文，报起解日期，交来人带回呈缴。一面将原、被告，尸亲，以及吴氏之父吴有德，一并传齐，即日押解前往。当下颜县令又找了两只船，一只是自己坐的，一只是给原、被告人等及差役坐的。这日押解动身，开船而去。却好顺风，不过一日时光，已抵淮安城下，将船停泊。当即飭差先将杨吴氏、杨怀仁押解进城，分别寄交山阳县官寓羁禁；其尸属人等，亦着来差妥为看管，听候提讯。颜县令这才上岸，坐轿进城，先到漕督衙门禀见。当有漕辕巡捕官禀报进去。施公闻说原、被告，人证，俱已由阜宁县解来，现在辕门候示，当即传见。巡捕官传谕出来，颜县令即便趋进。一见了施公，请安已毕，站立一旁。施公命他坐下，有人献了茶。颜县令禀道：“卑职自奉大人亲提的公事，已将杨怀仁，杨吴氏，原、被告，人证，俱已解到，现在寄交山阳县，分别羁押，听大人明断！”施公道：“据贵县来文详诉各节，足见贵县慎重民命，钦佩之至。现已解到，候本部堂明日午堂亲讯便了。欲知如何审出实情。且看下回分解。”

第三七九回 因疑案县令诉前情 秉公心贤臣听冤讼

话说阜宁县蒙施公奖励了两句，并属令听候亲提审讯。颜县令当下禀道：“卑职查得该氏，实系端庄自守。谋害亲夫，似非出于该氏之手。但氏夫杨大富，又系中毒身亡。因此卑职详讯数次，该氏既不辩驳，亦不呼冤，惟有声称将故夫因何中毒身亡实在情形判

明后，该氏即欲从夫殉节。卑职因此宿庙求神指示，或可得知底细。不意蒙神所示诗句，卑职推敲忖度，殊难悟解。放此申请大人定可否，仰求先为教诲，卑职就感激之至了！”施公道：“本部堂在先亦殊费解，后来偶阅药书，见有荆芥与鲫鱼相反，若食者立毙，因而才将那诗句解悟出来。虽然如此，还有可疑之处，候明日讯问时，再作计议。”颜县令听了施公这句话，登时也解悟过来，因又道：“大人卓识，卑职实在惭愧。今已有头绪，便好为该氏解脱冤枉了。尚有一事，还要求大人代该氏预留地步，以免他日之患。昨因该氏在押抱病，卑职即传官医诊治。据官医诊看，谓氏已有身孕，才有一个多月。卑职反复推究，与该氏故夫回家之日，身死之期，亦颇相合。将该氏之姑王氏密传到县，询问各节。据氏姑所言亦颇确凿，并谓：‘该氏既有身孕，还算杨氏不幸中之大幸。’据称如此，是该氏委无别项情事无疑。原告杨怀仁，系该氏再从叔祖，其人奸险异常，今若不为该氏留下地步，将来生产遗腹，难保不生枝节。所以卑职再三思虑，总想代该氏免绝后患，方可得安。愚昧之见，不知大人意下如何？”施公听罢，先点了点头，再说道：“贵县成人之美，本部堂何乐不为，明日一并计议罢了。”颜县令唯唯告退出去。施公也就回了书房，当日无话。

次早辰刻，阜宁县也早来到。施公亦即升堂，正面坐下。颜县令坐在旁侧。施公即命先带杨怀仁听审。当有原差将怀仁带到，跪在下面。施公望下问道：“你唤杨怀仁？”答称：“小的便是杨怀仁。”施公道：“杨吴氏是你何人？”怀仁道：“是小的侄孙媳。”施公道：“尔控告吴氏谋害亲夫，是将你侄孙谋害？”怀仁道：“大人的明鉴。正是侄孙被其谋害。”施公道：“尔既知尔侄孙为尔侄孙媳谋害身死，可将当日如何谋害情形，对本部堂据实禀来，本部堂好代尔侄孙申冤。快讲！”杨怀仁道：“大人听禀：只因侄孙娶媳三月，即出外经商，一去三年。于本年三月初八日，才由外路回家。那日到家时，甚是强健，不意当夜就为吴氏谋害身死。次日早晨，方才知觉。小的因侄孙身死不明，这才赴县禀报。蒙县太爷恩往相验，据仵作验得尸身肚腹青紫，实系中毒而亡。可怜侄孙三载离乡，一旦回家，即遭谋害。堂侄又系独子养亲，吴氏存此辣手狠心，实为族

人共嫉。总求青天大人严讯吴氏，为侄孙申冤！”施公听罢，因道：“杨怀仁，尔与杨士兴同门居住么？”杨怀仁道：“小的住在士兴家西首，算是紧邻，却不同住。”施公道：“据尔所说，吴氏谋害亲夫，尔当有些实据了。尔究竟有何实据？可对本部堂说来。”杨怀仁道：“大人若问实据，小人却不敢妄说。但吴氏平日甚为流动，因此生疑。这请大人明鉴：若非吴氏谋害，何以侄孙前一日回家，第二日即中毒身死呢？这是千人共见，非是小人敢妄指的。”施公道：“本部堂只有一事不懂。尔侄孙上有父母在堂，何以他父母不去首告，偏是你前去首告呢？”怀仁道：“小的忝居族长，族中凡有事，理应小的承管。今侄孙为侄孙媳谋害，小的首先控告，此亦义不容辞。”施公道：“原来你是个族长，所以你要首告。但本部堂看你这人似非忠厚之辈，难免其中无藉端敲诈之处。你且退下！”杨怀仁只得跪在一旁。施公又命：带杨士兴。即刻，杨士兴带到，跪在下面。施公问道：“你唤杨士兴？”答称：“小的是杨士兴。”施公道：“本部堂问你儿子如何被你媳妇谋害，可将实情诉来，本部堂好代你儿子申冤。”杨士兴道：“小人的儿子，前一日由外路归家，次日即死于床上。小的当时并不知道，还最小的妻子王氏在房里面，见媳妇喊了一声：‘不好了！’那声音颇为惊诧，小人的妻子闻声而去，打开媳妇房门，见媳妇已昏晕在地，不省人事。当时小人的妻子，即招呼小人前去。小人进房一看，见媳妇如此，还道儿子与媳妇吵闹，将媳妇推倒在地，跌晕过去；并且还骂了儿子两句，呼唤儿子起来，去取姜汤来灌媳妇。哪知再唤不应。一会儿，媳妇醒过来，见小人在那里骂儿子，他便摇手，又指着床上。小人不知他的意思，还以为他是叫小人去拖儿子。小人正欲前去，媳妇忽然挣出一句话来，说是：‘儿子已死了。’小人与妻子这一听，便走向床前将被掀开一看，果然死在床上，小人夫妇即悲恸不已，大哭起来。小人的堂叔也就来了，问及情形，他便说：‘其中定有缘故。何以你儿子昨日回来，今日就会死呢？怕是你媳妇谋害死的，此事非报官相验不可。’小人听堂叔所说之话，也甚有理，因即请他进城报县。后来县太爷到小人家内相验，果然验出是中毒身死，所以小人就相信不疑了。今蒙大人怜悯，还求大人代儿子申冤，此就是小人的实情。若说媳妇如

何谋害，小人却不知道。”施公道：“还要问你，这媳妇平日待你等夫妇如何，可端正不端正么？”杨士兴道：“小人是从来不撒谎，有一句说一句。若说媳妇，平日待小人夫妇也还孝顺，举动也还端庄，并不似人家那种不孝顺、不端庄的人。不知她怎么会把儿子谋害死的？”施公道：“据你所说，你儿子定被你媳妇谋害身死无疑的了。”杨士兴道：“小人也不敢说定是媳妇谋害的。但是儿子中毒是实，还求大人公断。”施公道：“你且跪在一旁，候本部堂代你儿子申雪。”杨士兴移跪下面。施公又命带杨王氏。少刻，杨王氏带到。施公问了一会，杨王氏所供的，与杨士兴相同。施公也命她跪在一旁，听候发落。这才命带杨吴氏，当有原差答应，一会儿，将吴氏带进，向公案前跪下，先磕了一个头，然后匍匐在地，哭诉道：“求大人明镜高悬，从公判断，但为亡夫，死无冤枉，小妇人虽万死不辞。”施公听说便道：“吴氏！你可抬起头来，本部堂有话问你。”吴氏答应，将头微微抬起。不知施公问出什么话来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八〇回 折疑狱吓煞族叔祖 断遗腹恩及未亡人

话说施公见他泪痕满面，悲痛难胜，颇觉可怜，因问道：“吴氏，尔可将自从你丈夫回家时，以至身死，其中所有情形，及所食的饮食，一一详诉明白，本部堂好给你丈夫申冤，代你辩白。不可稍有半字不实，快讲。”吴氏因又磕了一个头说：“丈夫大富，自三月初八，由外路回家。小妇人翁姑，因丈夫在他乡日久，家乡风味久不领略，又因丈夫平日喜吃鲫鱼，命小妇人挖取了许多竹笋。于是烹鱼煮笋，翁姑父子夫妇，一家团聚饮食，当时甚是快乐。直吃到日落才吃毕。大家都有酒意，小妇人即收拾杯盘清楚。此时已是上灯时分。小妇人的翁姑，因丈夫沿途辛苦，即命丈夫早些去睡，因此大家提灯进房安睡。不意小妇人次早起来，见丈夫死于床上，当时小妇人即惊慌起来。婆婆闻声，即至小妇人房里看视。彼时小

妇人已吓晕在地，后来被婆婆唤醒；此时公公已被婆婆喊进房内。大家一见丈夫死在床头，便大哭起来。那时小妇人痛夫心切，只想随丈夫同死。不意有夫族叔祖见此情形，说是：丈夫昨日回来的，何以今日就死？显系为小妇人谋害。小妇人亦不敢赖。当下将小妇人父母请来。小妇人父母也无从分说，只好听报官相验。哪知县太爷来验，果系中毒身亡。小妇人亦不知如何中毒。但是小妇人嫁夫从夫，夫死理应同死。即谓小妇人谋害，小妇人亦不敢辩，好在同一死法，有何足惜？惟恳求大人将丈夫如何中毒身亡判明，小妇人死亦感恩不已。”施公听罢道：“但本部堂看你似非谋害亲夫之人，本部堂又怎能委屈你这贤妇？可知你丈夫中毒之故，本部堂早已知道。且再问你，你家厨房离正屋有多远，院落内有何花木？再对本部堂一一说来。”吴氏道：“小妇人家中厨房，只离正屋相隔一间院落。这院落之内，也无别样花木，只有荆芥一棵。”施公点点头，因又道：“你等由正屋去往厨房，可走荆芥树下经过么？”吴氏道：“这荆芥是有架子的，平时出入都要走荆芥架子下经过。”施公道：“你那日在厨房内将鱼煮好，端回正房，是荆芥花下经过，曾有荆花落入鱼碗之内么？”吴氏道：“小妇人将鱼煮熟，端入正房，并未见荆芥落入鱼碗之内。后来去厨房内添汤，复走出来经过荆芥架下，忽然一阵狂风，将荆芥花吹得纷纷落下，鱼碗内也曾落了许多。”施公道：“曾将荆花拣去么？”吴氏道：“小妇人当时并未拣去——因手内还有别物，到了正屋，才将荆花拣去。”施公道：“你拣去后，还有别人吃这鱼汤么？”吴氏道：“彼时翁姑饭已吃完，只有小妇人丈夫一人饭未吃完，因用这鱼汤泡饭的。”施公道：“这一碗鱼汤，你丈夫哪里一人饮尽了，还有余剩下来的么？”吴氏道：“不曾剩余。丈夫将饭吃毕，那鱼汤还剩了半碗，是婆婆又叫丈夫喝了罢！因此丈夫就喝完了。”

此时施公在那里问吴氏，堂上跪着的那些人，即堂下听审的人，皆不知何故？个个暗道：“何以专问荆芥花与鱼汤，这是什么缘故？难道其中有道理么？”正在疑惑，忽听施公喊道：“杨士兴，你听本部堂告诉你，尔的儿子并非尔媳妇将他谋害身死，乃系鲫鱼汤吃死的。”杨士兴道：“大人明鉴。小人却有些不懂。小人及小人的妻

子媳妇皆吃鲫鱼，何以都不死，独有儿子被鱼汤毒死？好使小人不能明白。”施公道：“你无须多言，听本部堂将中毒的缘故告诉你，自然明白。尔等所食鱼汤，内中无荆芥花；尔子所食的汤，有荆芥花落下，所以因此身死。本部堂且问你，尔子末后所食鱼汤，尔可曾看见尔媳妇将碗内荆芥花拣出去么？”杨士兴道：“小人亲眼看见我媳妇拣去的。”施公道：“尔等曾喝此汤么？”杨士兴道：“小人等皆不曾喝，只有儿子一人喝的。”施公道：“尔等皆不曾喝？”杨士兴道：“小人等皆不曾喝。”施公道：“这就是了。你可听本部堂说，荆芥与鲫鱼本来相反，若是荆芥与鲫鱼并在一处，不知道的误食下去，必然肚腹青紫，中毒而亡。尔子误食荆花鲫鱼汤，所以身死。本部堂还有个效验与尔等见证，尔等方知杨大富非吴氏谋害，实系误食荆花鲫鱼汤而死。”

施公说着，即命差役速去街上买两条活鲫鱼，药铺内买二两荆芥穗，立等应用。又命到厨房里取一口锅，拿一个火炉，及木柴之类，听候应用。又命人在外面牵一只狗来。各人遵命去办。一会儿俱已齐备。施公即命人将火炉烧着，把锅放在火炉上面，又把两条活鲫鱼，二两荆芥穗，放入锅内，然后将水倾入，去煮鱼汤。一回儿鱼汤煮好，将锅从火炉上端在一旁。等那鱼汤将冷，令人将狗牵至锅面前来吃。不一刻，狗倒在地下，乱滚乱叫，又一刻，狗死。施公见狗已死，又命人将狗翻在地下，看那肚腹，果然青紫不堪。忽听施公道：“杨士兴尔可相信你儿子不是你媳妇谋害死的么？”杨士兴道：“大人的明鉴。小人相信了。若非大人如此神断，不但儿子有冤难申，连媳妇还要冤沉海底的。”杨士兴话未说完，杨王氏又向上连连磕头道：“小妇人蒙大人的神断，不但代儿子申了冤，代媳妇雪了枉，保得媳妇性命，还可保得我媳妇的遗腹呢！”说着又连连的磕头。施公正欲设法代吴氏保全遗腹，难得他婆婆先说出口，这就更觉好办了，心中不觉大悦。因故作正色喝道：“王氏你何得胡说？据尔等所说，你儿子娶亲只有三月，便即出外经商。一别三年，始于前月初八日回家。尔媳妇哪里来的身孕？这不是胡说？来给我将王氏拖下去掌嘴！”王氏听说要打自己的嘴巴，因极口呼冤道：“求大人开恩！不是小妇人胡说，媳妇实在是有了身孕。计算起

第三八一回

贤臣恤寡节妇请旌
总镇知风强徒遁迹

来，将及两月，实系小妇人的媳妇从儿子回来后才有身孕。”施公道：“本部堂万不能信，你且跪在一旁，候本部堂验明，方可相信，如果不实，再行掌嘴！”当传官医到堂来细细验脉。不一刻，官医传到，当堂给吴氏细验两手六脉。当下官医喝报：“验得该氏左关脉起如珠，是受孕将近两月，而且是个男孕。”施公道：“你验明白吗？”那官医道：“医生验明确实，毫无虚假。”施公道：“你敢具结么？”那官医道：“医生愿具切结。”施公便命官医具下切结。官医退去。施公正欲与杨怀仁说话，忽见吴氏跪在下面，向上面磕了个头，口中说道：“今蒙大人神断，将小妇人夫妇两重冤枉，俱已判明。小妇人生不能报答大人，只好结草衔环于地下了。”说着，立起身来，便向堂上柱子上一头碰去。毕竟吴氏生死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话说吴氏一头向庭柱上撞去，施公一见知道不好；却好吴氏的父母站在一旁，赶着抢上一步，将吴氏抱住，幸而未曾撞着。施公见有人将吴氏救下，心中好不赞叹，因问道：“尔是何人？”吴有德答道：“杨吴氏之父。”施公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吴有德道：“小人名唤有德。”施公道：“尔居然有一个节烈的女儿，可羡！可羡！本部堂就将你女儿交付与你，听候本部堂发落。”吴有德才赶紧跪下，磕头道谢毕，又站立一旁——去防女儿再要自尽。只见施公向吴氏说道：“尔之节烈，本部堂已知道。现在尔之冤枉，也算判明，何必再寻自尽？原知妇人以殉节为重，但是你现有身孕，尔夫又无兄弟，可以接嗣大宗。难得尔尚有遗腹，将来生产下来，也可传宗接代。况且尔平时又克尽妇道，侍奉翁姑，亦极孝顺。尔若此时但以殉夫心重，将来尔之翁姑，又有何人侍奉呢？尔须明白这个道理，只要善事翁姑，即是尔夫虽死，也要感激你代他克尽孝道。本部堂再代你请旨旌表，日后果系生下男孩，还可令他读书，功名上进。尔有

这许多大事，许多好处，在你一人身上，何必定要殉节呢？须遵本部堂的好话，不可再存妄想。”吴氏立在一旁，听了这许多劝慰的话，也是感激不已，只得谢道：“蒙大人恩典，小妇人焉敢不遵！夫死妇亡，理所应得。既承大人淳嘱，小妇人当谨遵恩命。以后自当格外善事翁姑，代亡夫克尽子职便了。”

施公闻言，更加赞叹，因又向杨士兴道：“你媳妇节烈可嘉，尔等当谨善视。不得因她系无夫之妇，又感于世俗之谈，说她‘命不好’了，将你子妨死等语。须知你媳妇如此孝顺，如此节烈，在那世家之中，也就难得。而况出在尔等乡村之中？本部堂尚且敬重儿媳，尔等倘敢故违，有什么闲言闲语，本部堂一经访出，即提从重严办。”杨士兴道：“小人断不敢待媳妇不好，而况媳妇是我杨氏门中第一个贤孝节烈的人。小人等若薄待了媳妇，也对不起小人的儿子。当谨遵大人恩命。”王氏也说道：“小妇人当作儿子一样看待，能于日后生个遗腹孙子下来，那就更感大人的大恩了。”施公见杨士兴夫妇如此，心下十分喜悦。因又将杨怀仁喊到面前，向杨怀仁喝道：“你现在可相信你侄孙非你侄孙媳谋害死的么？”杨怀仁道：“小的此时相信了。”施公道：“若非本部堂给你侄孙媳判明，吴氏的一条命，岂不被你冤诬而死？本部堂本来要办你一个诬告的罪名，姑念你尚无别项情事，从宽发落；着重责二十板，以惩将来好事生非。”杨怀仁听说，更加吓得胆战心惊，哀求道：“小的知罪，惟求大人格外宽恩，以后再也不敢如此。”施公还是喝令要打。此时吴有德复跪下求道：“杨怀仁虽然诬告小人的女儿谋害，但彼时小人也就不敢不信。现在既蒙大人判明，好在女儿并未谋害，还求大人格外宽恩。杨怀仁以后当不敢再如此藉端生事了。”施公见吴有德也代他苦苦哀求，方转弯说道：“姑看你代他哀求，着令当堂具下切结，以后断不藉端生事，始准从宽释放。”杨怀仁在旁跪道：“小人具切结，以后再也不敢如此。”施公答应，当下杨怀仁具了切结。施公令：杨士兴等退下，即日回家，好生宽待吴氏。施公也就退堂。阜宁县跟随进去。施公道：“可了结此案，你可回去。”次日即稟辞回署。这里施公也就代吴氏请旌表。吴氏怀胎十月，居然生了一个遗腹儿子，后来抚养成人，还进了一个阜宁县学的生员，这也算吴

氏能尽节孝的报应，这也不在话下。

回头再说黄天霸同着褚标、朱光祖三人，前往连环套，探听盗御马的消息。一路上饥餐渴饮，夜宿晓行，已走了半个多月，却不曾打听出来。这日走到一个所在，忽见前面有镇市。天霸便向褚标道：“褚老叔！咱们到前面那座镇市上歇一会儿，再向前进罢！”褚标道：“便是咱也有此意，咱们可赶到那里去歇罢！”说着，三人走了一会，已到了面前的镇市。天霸就在这镇上街口，寻了一座大酒楼。只见牌上写“集贤居”三字。天霸与褚标、朱光祖等三人，进得店堂，上了楼，在窗口一张桌上坐下。当有小二上来问道：“你老还是饮茶？还是饮酒！”天霸道：“先泡两壶茶来解解渴，然后再打酒来。”小二答应下去。一刻工夫，送上两壶茶来，又打了三盆面水，在各人面前放下。褚标等洗净了面，然后坐下来喝茶。小二站立一旁伺候。褚标便问道：“这镇市唤什么名字？哪一县所管？”店小二道：“这镇市叫桃花镇，系济宁州所管。”褚标道：“原来这就是桃花镇。人说济宁州有座桃花镇极其繁华，果然名不虚传，却是一个好地方。”因向窗外观看街上的人景，只见往来杂众，车马喧阗，实在是个冲衢要道的景象。看了一会，小二又向天霸问道：“你老还是拿酒？还是再等一回儿？”天霸道：“你这店里有什么好酒？”小二道：“原泡高粱是顶好的。”天霸道：“你就给咱打二斤。”小二道：“你老用什么菜？”朱光祖道：“你可将你店内顶好的菜，随便取两样来下酒。”小二答应下楼。一会儿拿了两壶酒，四碟菜，摆在桌上。无非是鸡、鱼、牛肉、蛋之类，这也不必细表。三人便饮起酒来。正在吃得高兴，忽听一片吵闹之声；接着乒乒乓乓一阵乱响，好似摔了许多碗碟。黄天霸首先向楼外一看，只见对街一座酒楼上拥着许多人，在那里吵闹相打。

黄天霸看了一看，但见内中有一人，身体魁梧，相貌不俗，身穿一件白缎绣花直缀，头戴一顶英雄巾，脚踏一双薄底快靴，是个武生打扮，接着一人在那里厮打，口中嚷道：“咱将这囚囊的打死，方知道爷爷的手段！难道我是过路人，就应该被欺负么？”说着，又是几拳头打下去。只听底下那人哀求说道：“小人有眼不识泰山，还求爷爷饶恕！再打可是要死了。”黄天霸正不知所为。忽见店小

二在旁说道：“这人也真奇怪，自从上月到了这里，已有二十余天。每在酒馆内专门与我等作对，稍不遂意，便即相打。听说住在桃花庵，又不知他来此何事？但有一层，只要将他伺候好了，可真是银钱毫不吝惜，三两五两，十两八两，只管乱使。”朱光祖在旁听说，便望天霸使个眼色。天霸会意。褚标此时也看出来了，于是三人不追问。毕竟此人是谁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八二回 黄天霸大闹桃花庵 马如龙独战吕祖殿

话说黄天霸等三人，才上得对过酒楼，已不见厮打店小二的那个人。你道这人是谁？就是双飞燕。他因闻得施公着令黄天霸去到连环套要那御马，他便想也去送信与窦耳墩。后来到吴其士家采花，将那吴其士女儿杀死，他即预备赶往连环套。走此经过，却恋着一个妓女，因此在这镇上耽搁下来。这桃花庵是这镇上第一个大寺院，双飞燕所以也住在庵内，他一来恋着妓女，二来他又想打听有什么好女子、好妇人，便又采花。不意在那酒楼上，正打得那小二叫苦连天，哀求不已，瞥眼看见黄天霸等在对楼上，目不转睛望他。他这一见，虽然认不得黄天霸，自古道：“好汉识好汉，英雄识英雄。”他已猜着九分。又见朱光祖望黄天霸丢了个眼色，他格外明白。因此撇了店小二，便下楼去。他又料定黄天霸必然打听他的住处，故此去到庵内好作准备。所以黄天霸等到了那里，已不见双飞燕的踪迹。当下便向褚标说道：“那人已不见了。咱们还得前去那里才好。”褚标道：“咱们且走到那里，探听探听是否那人，再作计议。”天霸、朱光祖答应。

于是三人出了那酒楼的门，又问明那个桃花庵的路径，一齐前去。不一会已到，三人便走进庵门，果然里面金碧辉煌，好一座庙宇。三人信步而进，直走到方丈。当有住持僧迎接进去，彼此坐下来谈了片刻。褚标正要探问，忽见打店小二的那个人走了进来。褚标一见，即低问那和尚：“大和尚，你可知道此人姓什么？”那和尚